书评

永远年轻的契诃夫

□梅莉

契诃夫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,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·亨利并称为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”。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。格鲁吉亚新生代导演代表大卫·多伊阿什维利导演的契诃夫话剧《海鸥》,前一阵还在北京曹禺剧院演出。

早年读过他的小说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《小公务之死》《变色龙》等,觉得他是个辛辣风趣的人,但最近才爱上他的诸多作品。在从前车马很慢的年代,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与品性,当然首选书信集,那是他的朋友圈。尤其是像契诃夫酷爱写信又直率的人,他一生写了四千多封信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的《契诃夫书信集》收录作家与家人、朋友、妻子等217封信,时间跨度从1879年到1904年5月,也就是截至他去世前两个月。读的时候,感觉可爱的契诃夫在书信中又重新活了一遍。从来没有读名人书信集读得如此开心,经常被他逗得乐不可支。甚至觉得契诃夫与我们是同时代的人,完全能抚慰现代人的心灵,成为大家的嘴替。

首先,他毫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。与朋友信中无数次谈到钱,如果有人愿意总结,一定能写出一篇《契诃夫涨稿费之秘诀》。其中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是:“天气好极了,钱几乎没有。”他还说:“我行动并不迟缓,如果我有钱的话,我是会到处飞的。”“发表这个作品最合适的地方是《彼得堡报》,但是很可惜,我为了稿费问题(我要求增加稿费)同这家报纸分道扬镳了。”“没有钱用,但又懒得去挣钱。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!我决不食言:我只懒到5月份,从6月1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。”你看,为了想让编辑先预支稿费,他连撒娇都撒这么理直气壮。“下个季度我仍然还得多写,我要拼命尽量多挣一些钱,以便夏天可以什么都不干……”简直是三句话不离钱,是财迷无疑。但是,他把作品的质量又看得比钱更重,比如,当他得知中篇小说《林妖》即将发表,而他还想再作修改,怎么办呢,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:“如果已经开始排版,那么我来付排版费。否则我就投河,我就上吊……您想要怎么样……”这么可爱,谁受得了啊。自己偷懒不想工作,别人偷懒可不行:“你们二位都很少写作,真该使劲鞭打你们,左右开弓地鞭打。”大概他在写此信时,已经模拟了左右开弓暴力鞭打朋友的情景,必定笑得小胡子一颤一颤的,太调皮了。因为有趣,人人都想和他做朋友。他的第一任妻子被好友画家列维坦“拐”走后,契诃夫立即创作了小说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,导致三个人关系决裂,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作家呀。但三年后,列维坦又主动来找他,还自称重新找回了最珍贵的友谊。

在我的印象中,不避讳谈稿费且主动索要稿费的作家中,只有张爱玲和汪曾祺,也是看他们的书信录发现的。但他俩与契诃夫比,简直小巫见大巫,“没有钱用”是契氏的口头禅。写信给朋友,还能提供情绪价值,这样的契诃夫实在太有魅力。自称“医学是妻子,文学是情人”的契诃夫通过写作实现财务自由后,依然对穷人免费行医,给家乡建了三所学校,一座图书馆,还种下一大片樱桃树。人品没话说。

其次,他对艺术的态度爱憎分明。不论是对他仰慕的文学泰斗托尔斯泰,还是对高尔基这样的新人,他赞同之处,不惜溢美之词,反对的地方,也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。言之有物,令人信服。他对高尔基的《在草原上》大加赞赏,认为高尔基是很有经验的艺术家,缺点就是缺乏节制和优雅。关于“优雅”,他的解释也很契诃夫:“如果一个人为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花费最少的活动量,那就是优雅”,他一直主张作品要简练。评价屠格涅夫:“我在读屠格涅夫。这位作家过世后,他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作品能留下,其他的作品在25年或35年后就都进档案馆了。”“只要一想起托尔斯泰的安娜·卡列尼娜,屠格涅夫的那些露着迷人肩膀的女人就黯然失色了。”“我在读屠格涅夫,很精彩,但他要比托尔斯泰矮一大截!我以为托尔斯泰永远不会变老。语言可以变老,但他永远年轻。”处处可见他对老托的好评。他说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常看常新,“写得好极了。只是我不喜欢有拿破仑在场的那些地方。”认为写得过于牵强,就是为了证明拿破仑比实际生活中的拿破仑更愚蠢。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:“我在您的书店里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,现在正在读。写得好,但太长,而且毫无节制。过分地自负。”这评价得太对了,真想与契诃夫隔空击个掌。我读陀氏的书就常常读不下去,总觉得啰嗦,虽然他很天才。

信中,契诃夫不止一次提起他在写的长篇小说,然而终究没有面世,也许,作家也遗憾吧,毕竟44岁就与世长辞了。今年是他逝世120周年,“语言可以变老,但他永远年轻”。

历史场景·业务笔记·人生写本

——读《活水源头——启鹏速写纪程》

□周世康

9月22日下午,《活水源头——启鹏速写纪程》(以下简称《纪程》)新书首发式在南通举行。南通文化界领导、名贤咸集,作为启鹏南通中学高中三年的同班同学,我亦忝列其中。当祝贺的群体掌声响起,我立即双手猛拍,表达自己由衷的敬佩和喜悦!

《纪程》的电子版启鹏此前已发我,我得以先睹为快。有了这基础,在首发式之后的座谈会上,我便有感而发,谈了自己初读后的印象和所得。

历史长河里的宝贵场景

分为上下两册、分别为509页和394页的厚厚两大本的《纪程》,首先是启鹏一生中以画笔对时代场景的记录。最远的那些速写画面,距今已五十多年了。时代呼啸前进,生活变化无穷,历史的多少细节、生活的多少气息,当时司空见惯,无须过多注目,而今“往事如烟”,飘散在历史的天空中了。但是,如果要记录历史、回忆历史,要用历史教育今人,让历史告诉未来,那么,这些细节与气息,是不可遗忘的,它们是历史拼图中的一块,舍此,拼图就鲜活不起来。

启鹏这本书的宝贵,就在于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已经逐渐远去的场景。

当年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的情景,《纪程》留下了几多画面:载着大批南通知青奔赴如东的从南通驶出的小火轮,落户知青所在的散落着草屋民居的乡村,正在切猪草、正在插秧、正在搓草绳、正在土灶上烧饭的知青,以及与简陋的知青屋有明显反差的知青床……其中有一幅《我们知青煮饭的“猪食堂”》的速写,画面下有文字说明:当时他们几个男知青……一日三餐要走过猪圈棚前长长的灌溉渠,到“猪食堂”里做饭。煮开的猪食汤水漫进他们饭锅里是常有的事,雨天路滑,连人带粥钵头跌进水渠里的事也时有发生。

《纪程》中有至今不复存在的适应南黄海沙质海滩的平底沙船、造型独特全木结构的牛车,有如东渔民热情待之的健硕力大的“海子牛”。在没有港湾水道的地方,渔船(平底沙船)只能乘潮水上滩。退潮后,渔民用牛车涉水靠船卸载鱼货。一辆辆牛车,有的装满海鲜鱼虾正扬鞭归程,有的候在船旁正在上货,沙滩上是牛车辙痕,船上下有劳动人员……这种独特的接港运输方式,今天也已消失了。

1969年冬天,如东8万民工奔赴滩涂,围海造田,芦笆棚,稻草床,平地灶。《纪程》速写了各种劳动场面,更有一幅民工们围在一只炊事员挑来的大桶旁吃饭的画面:席地而坐,手托海碗,双双筷子各有所指,冷风中碗上冒出丝丝热气……

《纪程》中有南通城里豆腐脑子的速写。一只大桶,桶后头裹围巾的中年妇女正从桶中撇出豆腐脑,两位身穿棉衣头戴帽子的顾客在桶旁埋头饮用。画面下有文字记述:八十年代,南通老城区长桥一带还有街头小吃“豆腐脑子”。平平的小铜勺撇几片豆腐脑,剪一点肉末、油条丝、葱花、榨菜末,加上酱油、麻油、骨头汤,热气腾腾,美味难忘,可惜今时已不见踪影。

《纪程》中有一幅速写深深触动读者情感。1988年2月,沂蒙山垛庄,一位双目失明的“五保户”老奶奶,倚着村头一棵小树,翘首以盼。作者记述:她的丈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,大儿子在解放战争中牺牲,她又将小儿子送上了朝鲜战场。其实小儿子也已牺牲,但当地干部一直不敢告诉她,于是老奶奶天天盼着儿子回来……

这些场景,像我们这些亲历亲闻的人,也已逐渐模糊,后来者则更觉陌生。但它是几代人生命场景的一部分,是历史的真实存在。启鹏用速写把它们留下了,其真实性等同于照片,而鲜明与生动超过照片。换句话说,带着画家个人感情、性格和技法的速写作品,其鲜活、激情和高度概括的画面效果,是摄影无法比拟和替代的。

历史时光里的宝贵场景,定格在《纪程》一书的速写里,留存在历史长河中了。

业务拾级而上的精心记录

启鹏在自序《感恩速写》中写道:“自己的艺术道路,从孩提的想象涂鸦,到小学静物动植物写生,到初高中画人物速写与素描,再到业余、专业创作体验生活收集素材,速写与创作相伴而行。速写是‘万花筒’‘聚焦镜’‘八宝箱’,将各个美好的瞬间定格、储存;速写是‘磨刀石’,不断磨炼着作者的观察、捕捉生活的能力;速写是‘熔炼炉’,将矿石熔炼加工为铁,再锻炼成钢;速写又是‘试验田’,在这里有随心所欲的形式探索和图式尝试。速写贯穿并维系着我的艺术人生的全过程……”

启鹏的这段自序,说明本书记录了他业务成长的向上生长、向宽拓展、向多种尝试探索的过程。

启鹏的双脚踏过祖国的海疆、大漠、高山、大河,他的双眼也打量过异域风景、别国风情,他速写的地域宽广,广采博览。启鹏写生的双脚,从小学走来,走过中学,走过知青年月,之后,一年走有四季,从青年中年壮年而今老年,一辈子专注于此痴迷于此,“创作与速写相伴而行”。眼看着这个“八宝箱”内藏日益丰富,这块“磨刀石”磨出好刀,这座“熔炼炉”频出好钢,这块“试验田”又获丰收。这一步又一步,业务长进的“吱吱”拔节声,响在此《纪程》一书中。

启鹏插队在黄海边的如东,他的青春岁月中经常有涛声海浪,他的笔,速写了大量海边风情,他也以此为题材,创作过多幅知名画作。

渔民们准备出海,抬着沉重的渔网晾晒并清理,步伐坚定,动作协调,姿态有力……速写于纸上的这画面于某天一下子拨动了他敏感的神经,他便依据记忆勾勒默写大意,然后反复画小稿,推敲、构成、造型,辅以环境特征,吸收汉画石像意蕴。第一稿《出海》在1984年江苏省人物画展获二等奖,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。1988年完成第二稿《大汛》,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。

大潮退去,渔民驾牛车去浅海滩涂傍靠“沙船”驳运海鲜。牛车厚朴奇巧,海子牛壮硕力大,驾车老汉饱经风霜、高扬鞭子坦荡坚毅。依靠这些记忆和感动,启鹏勾勒小草稿,用两张高丽纸放笔正稿,在中国画研究院研修班课余完成《海子牛》,入选全国新人新作展。

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是启鹏的成名作。如东县岔东小学,在他插队的生产队地界里。老师带领着小学生们将收集的绿肥送到生产队去,孩子们穿着各自的服饰、带着各种工具,唱着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的儿歌,蹦蹦跳跳地行走在稻花飘香的田间小路上。这场景令人感动,让他浮想联翩。他从单个人物速写开始,最终画成工笔年画,此画作入选1973年全国美展,赴加拿大“人与世界”国际博览会和日本展出,2016年,他自藏的最后一件原作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。

1977年11月,他随江苏省国画院赴湖南写生,这是他的第一次旅行写生。途经十几个地市县乡,参观了从革命圣地到水库灌区等各种类型单位和湘地名胜,访问老赤卫队队员、先进模范、青年突击手、学生、苗女,画了三大本速写和一批人像素描。这一路,他见习了亚明、宋文治、魏紫熙等新金陵画派老一辈画家观察生活、写生记录、创作成品的过程,他开始自觉摆脱“文革”时期美术模式,从生活感受出发,用笔墨语言塑造形象,表达主题。

《纪程》里的业务成长记录,内容丰富,串接一生。它们是作者个人的,但路径上是绘画者带有共性的足迹,背景上是同一时代下的前行步伐,岁月间是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的普遍规律。所以,这里有可共同吸取的营养,有跨界启迪的价值。

袁九淑:通州才女耀光华

□顾健

通州之地,人杰地灵,名人辈出。袁九淑,便是其中的璀璨之星。她出生于明扬州府通州,字君嫕,乃钱王孙良胤之妻,四川左布政袁随之女。自幼聪慧,饱读经史,尤精内典,诗文书画,无一不精。

袁随,嘉靖三十五年进士,官至四川左布政使,人称“方伯”。袁九淑出生于袁随退休归乡之时,天生丽质,聪慧过人,其字“君嫕”,寓意柔顺婉约,尽显女性之美。

袁九淑不仅才情出众,女工更是一绝,尤其擅长绣制大士像,栩栩如生,令人赞叹不已。她与薛素素、俞颖、董小宛、曼殊等齐名,为明清著名刺绣能手。

袁九淑诗文清丽,书法苍劲妩媚,其诗集《伽音集》更是备受推崇。明末才子屠隆为之作序,称其“诗律精严,书法遒劲,有晋唐风味”。清代浙西词派代表人物厉鹗在《玉台书史》中,将袁九淑与“明末第一才女”叶小鸾相提并论,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袁氏一族,在明末更是声名显赫,有“一门两进士”之誉。袁九淑的父亲袁随和兄长袁九皋,皆为万历年间进士,袁九皋曾任两浙巡盐御史。现南通寺街石桥头巷,袁九皋创建的袁氏古宅保存完好,曾名噪当时。为典型的“篾门漆户”即:竹篾包镶门槛,大门上漆。这是公认的豪门世家象征,气势非凡。见证了袁家的辉煌。虽历经世纪风雨,大门上彩漆描绘的门神秦叔宝、尉迟公,依旧清晰可见。

堂哥侍御史袁九皋曾说,九淑自幼聪慧,兄弟姐妹常习诗作对,她的诗作连兄长都自愧不如。

《伽音集》中的部分作品:

《步虚词·天上春难老》:天上春难老,人间日易曛。指挥青鸟使,亲近碧霞君。冠偃蛾眉月,衣裁华岳云。往来灵仗拥,仙乐夜深闻。

《闲居杂书示王孙》:操杵力不任,当垆心自鄙。花时掩关坐,焚香读秋水。

《春日斋居杂书》:妆成出幽阁,芳径寂无哗。林润涵朝雨,窗明带曙霞。鹤栖醒酒石,鸟啄睡香花。长笑耶溪女,春风自浣纱。

《灯词·家家行乐管弦催》:家家行乐管弦催,火树千枝向夜开。见说南邻祠太乙,笑声一片踏歌来。

万历二十四年,17岁的袁九淑嫁给钱良胤。钱家亦是名门望族,家中有绛雪楼,袁九淑居其上,左图右史,诵读移日,常自谓仙人易迁宫中人。然婚后一年,万历二十五年,袁九淑年仅十八便与世长辞,钱良胤悲痛万分,作“亡妻袁君嫕传”“哭亡妻袁君嫕叙德述哀一百韵”,诗文后人附于《伽音集》末尾。

钱良胤,文通古今,著有诗集《春雪馆诗》十六卷,屠隆、汤有光皆为之作序。袁九淑英年早逝,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,如流星划过夜空,虽短暂却璀璨夺目,照亮了历史的篇章,激励着后人在文化的长河中不断探索与传承。

崔信明:枫落吴江冷

□陶晓跃

在初唐诗人行列中,几乎听不到崔信明的声音。

崔信明自幼聪慧,长大后博闻强识,写一手好文章。乡人不由叹之:“崔生才冠一时,但恨位不到耳。”在乡人看来,才华和地位理应是相称的。

隋朝大业年间,崔信明谋到“尧城令”之位,也算没有白读四书五经,可惜,崔信明还未及在舞台上伸展拳脚,已天下大乱,人心惶惶。大业七年,窦建德揭竿起事,占据河北,自称夏王,后来又觉得王位还不怎么过瘾,就自封为“帝”,演出了一幕“位”的闹剧。

其时,崔信明弟弟紧随窦建德,他写信劝说崔信明投降,并许诺一定给他一个与之相称的“位”。崔信明没有被那“位”所蛊惑,但又无法与窦建德抗衡,于是,张皇地翻越城墙逃离了他的“位”,躲进太行山里避险了。

贞观六年,唐太宗下诏书,任命他为“兴势丞”,后又升任“秦川令”,崔信明便不停地迁转在“位”上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:“信明颇蹇傲自伐,常赋诗吟啸,自谓过于李百药,时人多不许之。”这就让他陷入了一个怪圈:一方面,他自恃才华,自以为是;另一方面,时人不许,不以为然。崔信明从心里心外又极不愿承认时人漠视自己的事实,于是,演绎出下面的故事。

扬州一小官郑世翼,他与崔信明一样高傲而不合群。郑世翼在江中偶遇崔信明,相见恨晚:“闻君有‘枫落吴江冷’之句,仍愿见其余。”崔信明以为遇到知音,“欣然多出旧制”。崔信明希望别人认可,希望自己成为众星拱月的主角儿。可万万没想到,郑世翼还没看完,一句话已足以让崔信明全身发冷,“所见不逮所闻”,更让崔信明吐血的是,郑世翼竟然“投卷于水,引舟而去”。

故事显然是面壁虚构,但崔信明的孤傲如果仅是以“枫落吴江冷”的残句作为资本的话,那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于是,乡人的话“但恨位不到耳”就有了另一种理解:崔信明对自己定位不准。

全唐诗中仅存崔信明的诗一首《送金竟陵入蜀》,诗不见什么惊人之处,唯有“月彩落江寒”其清冷意境,倒与“枫落吴江冷”如出一辙。不过,让诗人始料未及的是,这一残句下,竟凝聚了诸多后来者的目光。李白的“风落吴江雪,纷纷入酒杯”,苏轼的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,张可久的“青天蜀道难,红叶吴江冷”等等。后人还用“枫落吴江”借指诗中佳句,辛弃疾有“旧时枫叶吴江句,今日锦囊无著处”,陆游有“才尽已无枫落句,身存又见雁来时”,热闹非凡。

诗人凭借一诗一残句,营造出一种诗情的“冷”意,跟上来的却是如此豪华的阵势,诗人还算不寂寞。

新书架

《长相忆集》
陈子善
东方出版中心

本书收录了对冰心、冯至、周而复、赵清阁、刘以鬯、饶宗颐、金庸、林文月等文坛及学术名家的追忆和缅怀,一方面,作者回忆并录述了与逝者的交往始末;另一方面,力图回到历史现场,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里展现他们的文学功绩和对后人的启示。

《掌故家的心事》
宋希於
中华书局

本书主要关涉近现代学人、作家的生平行迹及其交游、著述、收藏等内容,尤留心种种旧传的未详、待考、不确、不真,发微索隐,言及前人之所未言,让旧掌故发出新光彩,且行文练达生动,下笔如探案故事一般,洋溢着“考据癖”的趣味,引人入胜。

《装订图鉴》
日本《设计的抽屉》编辑部编著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《设计的抽屉》与日本印刷厂等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印刷相关的特刊,收录了大量纸样、特殊工艺等等实际的一手资料。通过这些杂志,读者能够了解各种有关材料、印刷工艺、装订方式和包装形式等等非常实用的设计落地方式,从而让设计发挥独特的魅力。

《阅读不息》
[日]坂本龙一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坂本龙一在生前自传《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》中,提到他曾有个梦想,想做旧书店的老板。他从2017年开始,按照自己的阅读品位,秘密建造了一间私人图书馆。坂本龙一在生命最后时光中,畅聊自己在读的10本书,以及他对于生命与阅读的思考。